

專題說明

本期的宗教與性別專題，從文章數量來說雖顯單薄，但是網羅台灣社會比較陌生的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，目的即在與全球化的性別議題接軌，開發新議題。正因如此，本專題拋磚引玉之功用，愈形重要。原因有三：（一）**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在台灣宗教生態中，學界與教界的發展不成比例，卻都尚未成為可見之論述，相當程度受限於文化本位主義。**戰後隨軍來台的穆斯林約六萬人，近年其人口結構隨著外國勞工與大陸移民之增加而改變，雖然信徒人數仍然偏低，但是在職場引發關於尊重與安置的問題層出不窮。此外，近二十年來，藏傳佛教具有席捲全台之勢，從都市的公寓道場到宏偉的藏式寺院，藏傳佛教以華麗的儀式與清楚進階的修行方法，吸引台灣佛教信徒。加上外語以及香格里拉秘境的加持，與新世紀宗教潮流中的個人主義合流，藏傳佛教儼然成為菁英式的靈修代表。

所謂的文化本位主義，此處採取最寬定義。簡言之，宗教屬於深層的文化結構，提供自我身分定位與群體認同的價值與行動指標。藉助豐富的經典系統與教法戒律，宗教從概念泉源到日常實踐影響信徒與社會的認知，開創／顛覆、合理化、傳統化，弔詭地全面形構我們視為當然的秩序——包含性別位階。當某些區域將其宗教傳統被等同於其本身文化傳統時，區域特色往往被這兩種傳統淹沒。此一過程可以是不自覺發生，也可能肇因於此區域由邊緣而邁向中心的努力。其中風險在於傳統的延續往往是區域性移植，卻在以「傳統」為靠山的思維下，忽略區域間的同異。譬如只有儒家傳統才注重孝道，沒有雙

修法門的漢傳佛教才是性別平等。¹

台灣社會對藏傳佛教的觀點，相當有趣，不同於信徒頻繁的域外經驗，一般人尚處於中國傳統的架構中；此一現象與台灣長久做為中國佛教傳統的世界代表有關。2005 年以後的官方統計顯示，佛教徒約佔全台人口 40%，而且大多數信徒以皈依、正信為標準定位，不同於以往拿香隨拜的寬鬆定義；這種強調正信、正統的宗派意識，支撐台灣佛教的全球化，隨著華人移民腳步往外拓展。但是此一傳統使命，卻在境內形成本位主義，從自己習以為常的經驗來看待較新晚進的佛教傳統。

昭慧法師為《法輪常轉：女性靈修之路》一書作序時，就指出：「東方國家在佛教傳入的過程中，常不自覺參雜了區域文化……東方佛教徒因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內，習以為常，往往會不自覺地把佛教內的文化質素當作是佛法。」此書為 Sandy Boucher 從女性主義觀點介紹美國佛教界的發展與爭端——*Turning the Wheel: American Women Creating the New Buddhism*，1988 年初版，1993 年再版，其中文譯本於 1997 年由台北立緒文化出版。

Boucher 是相當受歡迎的當代佛教靈修書籍作者，擅長結合女性於修行與日常生活中的身體體驗，呈現歐美女性學佛的心路歷程以及美國佛教的發展。她的專書描述的女性經驗，正是台灣此一區域的佛教傳統眼中，據以為主流的漢傳佛教經典傳統中，長久被忽視的。女性的宗教經驗與理解，深埋於當地文化的性別位階，相當普遍；不過台灣的情況更為複雜。甚至一如 Boucher 注意到的，美國佛教的在地

1 以雙修法門概括涵蓋藏傳佛教的修行，當然不妥。這裡是指近五年來署名蕭平實居士的團體於公共場所大量散布傳單、小冊子，指稱藏傳佛教以雙修法門，迫害中國婦女的事件。

化與女信徒為優勢人口有關，台灣藏傳佛教徒標的人物也多為女性名流。

從全球宗教發展而言，台灣社會對於伊斯蘭教的認知也仍然處於文化傳統的範疇。911 事件之後，伊斯蘭教成為宗教與區域研究的顯學，激發新的研究角度與理論，而穆斯林的面紗則一直是西方社會抨擊女權低落的象徵利器。台灣社會與穆斯林距離較遠，雖然向外經貿會與穆斯林打交道，卻很難想像世界動亂之後，穆斯林的全球移動能力之強，以及移民之眾。

對於伊斯蘭教的世界發展圖像不全，正如同漢傳佛教在美國仍被視為民族性宗教，侷限於華人移民社區，無法深入歐美社會。因此，規劃本專題的第二個原因為：**（二）雖然台灣宗教早已弘傳國際，但是受限於文化本位主義，與全球化網絡疏離。**

最常拿來辯護上述兩個疏離現象的理由，是宣稱本身的宗教與文化傳統具有無可取代的優越性。宗教基本上牽涉到價值判定，這種真理之爭，無可厚非。但是疏離或者視而不見往往是理念先行，更需要驗證；所以，第三個理由為：**（三）當代宗教傳播過程中，普世價值（家庭倫理、性別平等）仍與各區域的文化本位主義糾葛纏繞，互為因果。**本文收錄的兩篇論文，正是此一論點的最好例證。

劉婉俐的〈教義與性別：論佛教小乘、大乘與密乘中的女性身分演變〉一文，罕見地從藏傳佛教的位置回顧整個佛教的女性觀，特別著重從修行脈絡檢討女性扮演的教導師角色，基本上已不同於被動的女性傳承者、女施主。文中以金剛乘的七大的尊勝者形象入手——即佛、菩薩、上師、本尊、空行母、護法、與地祇，逐一分析女性修行實踐可達之位階與影響。此一研究取徑，釐清漢傳佛教對藏傳佛教的兩個誤解：**（一）金剛乘雙軌制賦予女性修行者的果位，與印度女神**

衍伸之性力派不同。(二)金剛乘修法並非以性別區分的兩元論，反而以專屬的女性果位，突破部派佛教中女人不能成佛的限制。

蔡芬芳在〈從改宗之西方穆斯林女性的觀點看伊斯蘭之性別平等〉文中，一反西方世界對於伊斯蘭世界性別關係的單向解剖，指出當代歐美社會中女性改宗伊斯蘭教的動機，聚焦於有序的家庭。當西方媒體多方批判伊斯蘭教壓抑女性，歐洲甚至以面紗為阻礙穆斯林加入現代公民社會的障礙時，古蘭經與聖訓中的兩性關係看似停滯的經典傳統，無力為當代伊斯蘭世界的「守舊不化」辯解；反諷的是，西方女性改宗伊斯蘭教，卻正是追求以家庭為主建構的、清楚有序的女性與母職身分。在性別脈絡下，頭巾等同於伊斯蘭教的女性地位，女性遂被簡化為伊斯蘭文化符碼，掩蓋西方殖民主義觀點下被異化的伊斯蘭教。

上述兩篇論文的基調，都涉及宗教傳統易地之際，對女性開放的契機，以及女性本身的詮釋權。劉婉俐一文比較限於經典傳統，可再加強女性實踐的歷史，但因引用了西方學者的批判，適度彌補信仰者與經典的互動面向。蔡芬芳則處理宗教中較受忽略的世俗機構——家庭，以及女性自我定位與家庭的強力羈絆。

兩篇論文處理的題材皆拓展了我們的視野，不僅有助於理解性別研究的複雜性，更化繁為簡地介紹了英文學界的研究成果。劉婉俐與蔡芬芳都相當倚重西方材料，除了分析對象跨經典語言、跨區域之外，與兩人皆採取鳥瞰式之寫法有關。不論是藏傳佛教或者伊斯蘭教的研究，西方學界累積的成果的確比國內豐碩，因此做為讀者，我自己覺得非常受用，也期待讀者有同樣的感受。

專題主編 李玉珍 謹誌